

所有歌聲都在這裡

文／林毓恩〈台東分會知本濕地小組志工／東一團畢業小鷹，自然名：朱鷗〉
圖／林毓恩〈台東分會知本濕地小組志工／東一團畢業小鷹，自然名：朱鷗〉、
官佳岫〈台東分會知本濕地小組志工〉



▲ 2023 環頸雉大調查的所有參與者（攝／官佳岫）

穿過濕地隨處可見的垃圾堆，空中的大卷尾轉了彎，降落在巨大床墊上，部落種植的樹豆果莢在風中發出微弱清脆的聲響。看吧，這裡就是紅線的入口了。

如果你不是長期穿梭此地的牧人，那麼踏入紅色調查路線後就有很大的機率會迷失於此，即使緊盯 Google Map 的路徑也沒用，手機定位有誤差，若有似無的路徑上充滿灌叢和齊腰高的草本植物，乾枯而盛大的景象在知本濕地縣延複沓，幾乎讓人以為沒有盡頭。植物會生長，植物會死亡，走過的路已不是路，任何枝葉間的空隙都像

路。地面凹凸不平，草叢間散落巨大石塊，在此行走實在耗費精力，更何況，我們還要數環頸雉。

由荒野台東分會和台東縣野鳥學會共同主辦，已持續六年的環頸雉大調查通常是這樣進行：每年春天，台東分會知本濕地小組和鳥會志工會帶領民眾，沿著知本溪口北岸 226 公頃調查路線尋找環頸雉、台灣畫眉和黃鸝，並紀錄數量、標記位置。六條調查路線幾乎貫穿濕地中心並包圍邊陲，地景涵蓋灌叢、高草原、草澤、海岸和濕地，一般而言，不管哪條路線都能看到十五隻以上的環頸雉。



▲ 環頸雉經常在開闊地帶活動 (攝/林毓恩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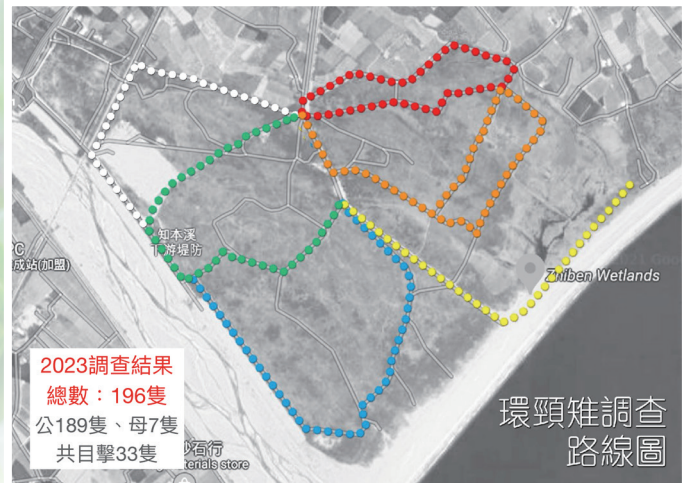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三月，因為家人報名活動的操作疏失，我在 Google 表單的後台被顯示為參加過環頸雉大調查的一般民眾，而志工團隊人手不足，於是鳥齡一年半的我就這樣成了帶隊志工。

幸虧有兩位前輩協助解說，我只要負責紙本記錄，再加上當時被分配的白線路況較輕鬆，否則帶隊執行一場從來沒有參與過的調查，向未曾謀面的陌生人介紹一知半解的現象，這簡直比舞台劇演出忘詞還要令人焦慮呀。記得活動結束時，主持人介紹了幾位遠道而來參加調查的台北人。我望向那幾個人，記不得他們的臉。

今年稍微不那麼緊張的我和前輩一起帶紅線，總共紀錄七十五隻環頸雉。荒野關注此地已久，從來沒有在單一調查路線數到那麼多環頸雉，不過該路線草叢經當地牧羊人砍銀合歡整理，高度密度下降，再加上入口濕地因缺水逐漸乾涸，適合環頸雉的草生地面積擴張，而紅線又靠近農田，這些條件都增加了環頸雉出現的機率。



▲ 知本沖積扇上的環頸雉 (攝/林毓恩)



▲ 2023 六條路線結果圖 (製圖/荒野台東分會)

這趟調查紀錄以聆聽為主，在紅線前半段，我們的視野窘迫，銀合歡樹形低矮，地面上到處都是茵陳蒿和叫不出名字的草本植物，除非極度逼近環頸雉，否則只能等牠驚飛時才能見其真身。但視線也有明朗的時候，乾黃的灌叢其實包圍著一片廣闊的低矮草澤，大部分是喜歡水的巴拉草，一旦踏入看似舒適的草地，濕地會如同夢浸透夜晚般浸透你的鞋襪。

說到知本濕地的植物，黃瀚曉的《沒口之河》一書已經把它們的資料、歷史和意義寫得足夠完善，有這樣的作品，我再多說一個字都是徒勞。啊，忘了告訴你，黃瀚曉就是那群台北人之一，而我竟然在好幾個月後才認識這麼厲害的前輩。



▲ 調查過程中，我們遇見跟隨牧者移動的羊群，牠們自在的在巴拉草與銀合歡間穿梭 (攝/林毓恩)



▲ 焚燒過後的知本濕地，銀合歡仍屹立不搖（攝／林毓恩）

那我要說什麼呢？關於濕地的故事有很多，可以從東一親子團說起，可以從賞鳥說起，當然也可以打開《沒口之河》，從那些我忘了關注的事情說起。或者，先什麼都不要說，把眼睛閉上，聽聽環頸雉、台灣畫眉、黃鸝、褐頭鷦鶯、番鶉和紅頭綠鳩的歌聲如何在枝桠裡穿梭，聽聽部落們在卑南族聯合年聚裡的舞蹈是多麼震耳欲聾，除此之外，你還可以聽見調查結束時眾人的愉快交談，以及不知從何處發出的滋滋聲，那是草叢正在燃燒的聲響。

調查結束，眾人都到晃晃書店聽《沒口之河》講座的那個下午，知本濕地起火了。沒人知道原因，養牛羊的人需要嫩草會放火，不明人士想清理傾倒在濕地的垃圾也會放火，濕地遍地死灰的模樣每隔幾年，甚至每年冬天都會發生。會飛會跑的都沒事吧？草會在春雨後長出來吧？我想，我也只能這樣想。



▲ 小燕鷗的身影和夏天一起到來（攝／林毓恩）

也罷，讓我們穿越大火後仍屹立不搖的銀合歡，來到你閱讀這段文字的時間。這時知本濕地的海灘到處都是疾步如風的東方環頸雉，燕鷗穿梭其中，夏季的浪聽起來跟春秋冬都不一樣，小燕鷗有時在海面上咿咿啊啊，有時在濕地裡飛翔。這裡的聲音有很多，天天變換，年年重複，所有的歌聲叫聲都在這裡，所有的故事都在這裡。♡